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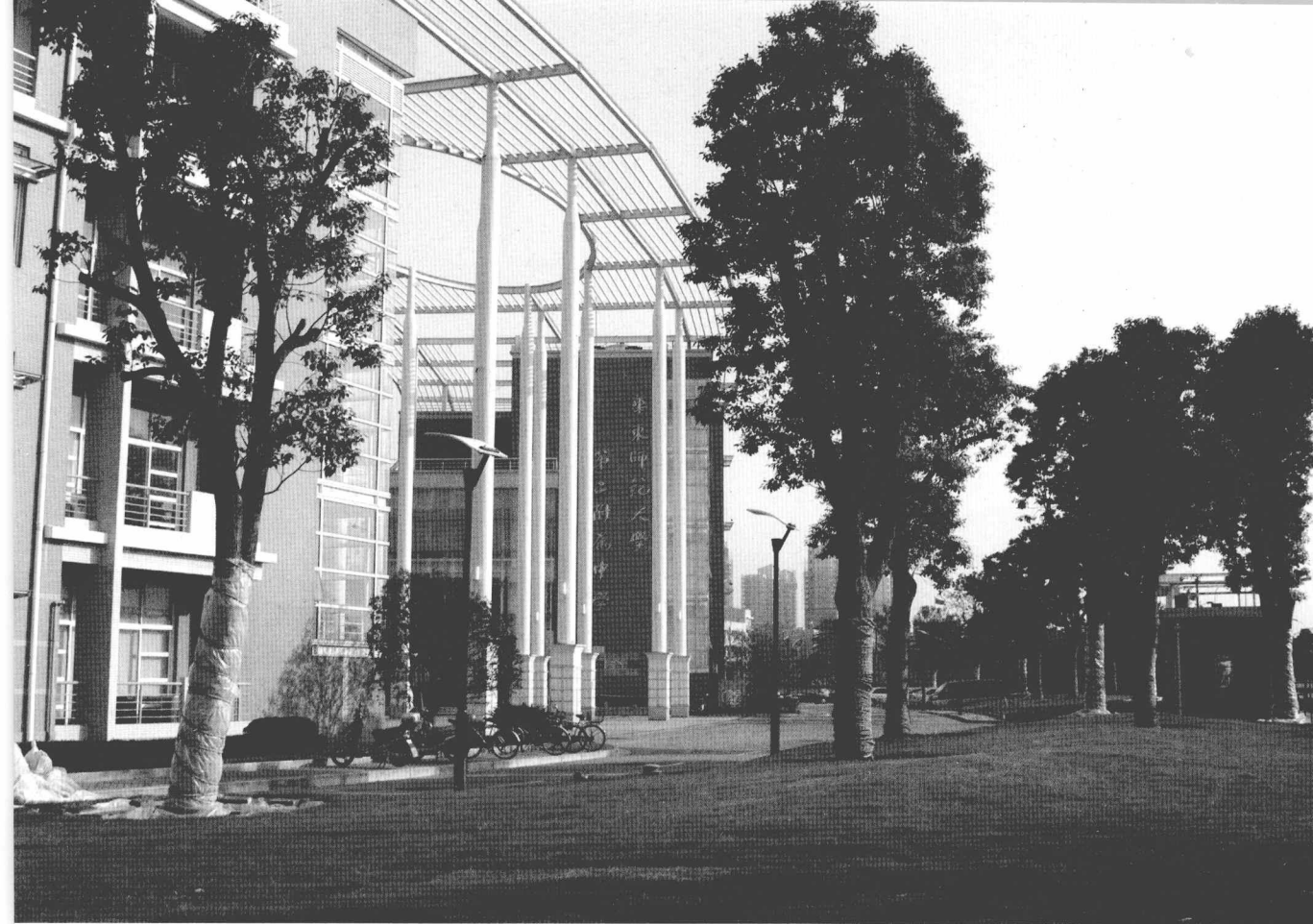
華東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

高中語文深度閱讀 (中冊)

More Reading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主 編 魏國良
中冊主編 陳 強
中冊副主編 駱 蔚
俞文靜

上海教育出版社



華東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

高中語文深度閱讀 (中冊)

More Reading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主 編 魏國良
中冊主編 陳 強
中冊副主編 駱 蔚
俞文靜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中语文深度阅读.中册 /
魏国良主编.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444-2404-2

I. 华... II. 魏... III. 语文课-阅读教学-高中-教
学参考资料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4412 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中语文深度阅读

(中册)

魏国良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75 插页 2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本

ISBN 978-7-5444-2404-2/G·1918 定价:4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电话:0512-53522239)

前言

这套书适用于高中阶段语文学科的深度阅读学习。

这原本是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学科多年教改的一种尝试：增加学生的深度自主阅读，提高阅读素养，从而扩大阅读眼界、改善观照心胸、培养鉴赏气度与升华文化品位。经过两轮试用，这套书确实较好地达成了教改预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语文综合学习效果。

所谓“深度阅读”，是指围绕古今经典作家、经典著作的**50至60**个专题，有重点、有指导地研读所遴选的若干作品，在多重开发、多元设计研读问题的指导下，着力推动语文阅读认识的深化与升华。这里所说的诸多专题就是语文阅读学习的“桩基”——通过一个一个专题的阅读学习打下构建语文素养大厦的一个一个桩基，其中的每一个专题（即基桩）是精深的、扎实的，为下一步学习与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就是语文深度阅读的“桩基效应”，它较好地避免了“大杂烩”单元语文教材浮泛杂乱的弊病。为有助于学生深度阅读，这套书还专门编了“语文视界”专题，分册编配了一组（十至十五则）“语文视点”短文。

根据上述思路，本书设计了上、中、下三册，每册一个学年度，分别对应于高一、二、三年级。每册设计**10至15**位经典作家专题或经典著作专题、**5至8**个包含有多位作家或多个同类作品的拼盘，专题或拼盘中的选文，从文本研读到深度阅读，大约**5至10**篇，可以有弹性、有选择地组合使用。每一专题或拼盘，由富有启迪性的“专题导语”、一定涵盖性的“文本研读”、有较强思辨性的“问题研究”及富有可读性的“深度阅读”等四部分，组成一个完整的阅读学习结构。另有“拓展阅读”与“语文视界”一组数量不等的专题。

这套书由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何晓文校长规划、统筹并组织实施，特级教师魏国良设计编写大纲、体例并审定专题阅读指导、撰写“语文视界”专题短文，骆蔚、陈强、俞文静分别负责上、中、下册编写，分别侧重现代文、文言文与古诗词的遴选与阅读指导的拟订。

在经过两届、六年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之后得来的这一研究成果,还不能说就已经是尽善尽美的了。好在还有机会接受时间的淘洗、实践的历练、专家与同仁们的指教,相信一定能使这套书日臻完善。

编写者殷切地希望这套书对有同样追求的教师与学生有所助益。

魏国良

2007年12月25日

目 录

(1) 基础阅读

- (1) 不大与不小——契诃夫小说专题
- (13) 呐喊与彷徨——鲁迅小说专题
- (40) 把玩与咀嚼——川端康成小说专题
- (55) 思者与说者——名家演说拼盘
- (69) 山思与水情——台港散文拼盘
- (95) 声音与心音——时事与文学评论拼盘
- (114) 往事与情致——中国当代小说拼盘
- (142) 大江与激浪——韩愈散文专题
- (151) 流离与奋发——柳宗元散文专题
- (159) 兴废与起行——欧阳修散文专题
- (167) 激越与浩荡——苏轼散文专题
- (175) 豪气与骨气——苏轼、辛弃疾词专题
- (180) 雅俗与隽永——柳永、李清照词专题

(184) 拓展阅读

- (184) 笑靥与泪水——欧·亨利小说专题
- (199) 迷失与萃取——莫泊桑小说专题
- (221) 手上与手下——当代外国小说拼盘
- (244) 风生与水起——宋四家散文拼盘
- (251) 淡远与深厚——明清小品文拼盘
- (259) 倚声与弦吹——唐五代、宋金词拼盘

(268) 语文视界

- (268) 咀嚼潜台词
- (272) 修辞:鲜活的社会生活
- (275) 词的多义性与歧义修辞

- (278) 关于主题、主旨之类
- (282) 现代文文本阅读的读点示例
- (287) 物象、别称与文典
- (294) 古诗词专题集句鉴赏
- (301) 文言常用词表
- (304) 中学文言文常见虚词基本用法

基础阅读

不大与不小

——契诃夫小说专题



在世界文学长廊中有着这样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万卡、奥楚米洛夫、别里科夫……

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社会情绪构成时代中的作家中的一个。”“作为文体家，契诃夫在我们当代艺术家中是唯一掌握了‘言简意赅’的高超写作艺术的。”

列夫·托尔斯泰也给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的”，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他，契诃夫，远比我高明！”

高尔基曾指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巨大社会作用，他对契诃夫说：“您以您的篇幅不大的小说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文学书简》）

契诃夫的同时代人、文学评论家伊·谢格洛夫说过，“在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中那个可以感觉到的俄罗斯，比在博雷金写的所有长篇小说中所感觉到的还要多。”（《文学遗产》）

科罗连科曾精辟地指出，在契诃夫的优秀作品中，除了无忧无虑的欢乐和愉快之外，还有着“沉思、抒情以及契诃夫的悠然杰作。”他说：“只要认真读一读这些‘悠然’小说，你就会确信，在那些可笑的话语和情景的背后，作家难过地看到并羞怯地隐藏了许多残酷和可恶的东西。”（《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



契诃夫

契诃夫认为,一个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个诚实的人“可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所以,他笔下的那些“小人物”以自己方式展开了独特的生活画卷……



胖子和瘦子

在尼古拉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两位朋友,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相遇了。胖子刚刚在火车站餐厅里用过午餐,他的嘴唇油亮亮的,像熟透了的樱桃。他身上有一股核烈斯酒和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车厢里下来,吃力地提着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他身上有一股火腿肠和咖啡渣的气味。在他背后,有个下巴很长的瘦女人不时探头张望——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着一只眼的中学生,他的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到瘦子大声喊道,“是你吗?我亲爱的!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啦!”

“我的老天爷!”瘦子惊呼道,“这是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打从哪儿来?”

两位朋友互相拥抱,一连吻了三次,然后彼此看着对方泪汪汪的眼睛。两人都感到又惊又喜。

“我亲爱的!”接吻后瘦子开始道,“真没有料到!简直喜出望外!哎,你倒是仔细瞧瞧我!你呢,还是那么一个美男子,跟从前一样!还是那样气派,喜欢打扮!咳,你,天哪!噢,你怎么样?发财了吧?结婚了吧?我已经成家了,你看……这是我的妻子路易莎,娘家姓万岑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的儿子,纳法奈尔,中学三年级学生。纳法尼亚,这位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中学同班同学!”

纳法奈尔犹豫一下,摘下帽子。

“中学同班同学!”瘦子接着说,“你可记得,同学们当时怎么拿你开心的?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特,因为你用香烟把公家的一本图书烧了一个洞。我的外号叫厄菲阿尔特,因为我喜欢告密。哈……当时都是小孩子哩!你别害怕,纳法尼亚!你走过来呀……噢,这是我的妻子,娘家姓万岑巴赫……新教徒。”

纳法奈尔犹豫一下,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喂,朋友,你生活得怎么样?”胖子热情地望着朋友,问道,“在哪儿供职?做多大的官啦?”

“在供职,我亲爱的!升了八品文官,已经做了两年了,还得了一枚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薪金不高……咳,去它的!我妻子给人上音乐课,我呢,工作之余用木料做烟盒。烟盒很精致!我卖一卢布一个。若是有人要十个或十个以上,你知道,我就给他便宜点。好歹能维持生活。你知道,原来我在一个厅里做科员,现在把我调到这里任科长,还是原来那个部门……往后我就在这里工作了。噢,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品文官了吧?啊?”

“不对,亲爱的,再往上提,”胖子说,“我已经是三品文官了……有两枚星章。”

刹那间,瘦子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但很快他的脸往四下里扭动,做出一副喜气洋洋的笑容。似乎是,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里直冒金星。他本人则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他的那些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也在缩小,皱眉蹙额……他妻子的长下巴拉得更长,纳法奈尔垂手直立,扣上了大衣上所有的纽扣……

“我,大人……非常高兴!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忽然间,青云直上,成了如此显

赫的高官重臣！嘿嘿，大人！”

“哎，算了吧！”胖子皱起了眉头，“何必来这种腔调！你我是儿时朋友——何必来这一套官场里的奉承！”

“哪儿行呢……您怎么能这么说，大人……”瘦子缩得更小，嘿嘿笑着说，“大人体恤下情……使我如蒙再生的甘露……这是，大人，我的儿子纳法奈尔……这是我妻子路易莎，新教徒，某种意义上说……”

胖子本想反驳他几句，但看到瘦子那副诚惶诚恐、阿谀谄媚、低三下四的寒酸相，使得三品文官几乎要呕吐了。他扭过脸去，向瘦子伸出一只手告别。

瘦子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像中国人那样嘿嘿笑着。他妻子眉开眼笑。纳法奈尔喀嚓一声，收脚敬礼，把制帽掉到地上。一家三口都感到又惊又喜。

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以下选文除注明外，均选自该书）

1. 问题研究

（1）这篇小说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试从文本中找出不少于三例，并做简述。

（2）细节描写是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试从文中的几处划线句来揣摩分析人物的心理及生活现状。

2. 相关链接

（1）人民文学出版社《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上、下）

（2）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60857.htm>



阅读一

小公务员之死

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他看着演出，感到无比幸福。但突然间……小说里经常出现这个“但突然间”。作家们是对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种种意外事件。但突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睛往上翻，呼吸停住了……他放下望远镜，低下头，便……阿嚏一声!!! 他打了个喷嚏，你们瞧。无论何时何地，谁打喷嚏都是不能禁止的。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连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擦脸，而且像一位讲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看四周：他的喷嚏是否溅着什么人？但这时他不由得慌张起来。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嘴里还嘟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门任职。

“我的喷嚏溅着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虽说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这总不妥当。应当向他赔个不是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一声，身子探向前去，凑着将军的耳朵小声说：

“务请大人原谅，我的唾沫星子溅着您了……我出于无心……”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请坐下吧！让人听嘛！”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心情,嗫嚅道:

“我溅着您了,大人……务请宽恕……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怎么老提它呢!”将军说完,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说忘了,可是他那眼神多凶!”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连话都不说了。应当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认为我故意啐他。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肯定会这么想的!……”

回家后,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发生的事过于轻率。她先是吓着了,但后来听说布里扎洛夫是“别的部门的”,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礼道歉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当!”

“说得对呀!刚才我道歉过了,可是他有点古怪……一句中听的话也没说。再者也没有时间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释……走进将军的接待室,他看到里面有许多请求接见的人。将军也在其中,他已经开始接见了。询问过几人后,将军抬眼望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吉亚’剧场,倘若大人还记得的话,”庶务官开始报告,“我打了一个喷嚏,无意中溅了……务请您原……”

“什么废话!……天知道怎么回事!”将军扭过脸,对下一名来访者说:“您有什么事?”

“他不想说!”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道,“看来他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这样放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当将军接见完最后一名来访者,正要返回内室时,切尔维亚科夫一步跟上去,又开始嗫嚅道:



契诃夫为众人诵读《海鸥》

“大人!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大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是出于一种悔过的心情……我不是有意的,务请您谅解,大人!”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脸,挥一下手。

“您简直开玩笑,先生!”将军说完,进门不见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不是开玩笑!身为将军,却不明事理!既然这样,我再也不向这个好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也不来了!”

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思量着回到家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这信该怎么写。只好次日又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当将军向他抬起疑问的目光，他开始嗫嚅道，“我不是如您讲的来开玩笑的。我来是向您赔礼道歉，因为我打喷嚏时溅着您了，大人……说到开玩笑，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在下胆敢开玩笑吗？倘若我们真开玩笑，那样的话，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的敬重了……谈不上……”

“滚出去！！”忽然间，脸色发青、浑身打颤的将军大喝一声。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小声问道，他吓呆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死了。

一八八三年七月二日

阅读二

预谋犯

法院审讯官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矮小、消瘦异常的庄稼汉。他穿着花粗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那张鬓须浓重、布满麻点的脸，以及藏在耷拉的浓眉里、让人不易看清的眼睛，露出阴沉而冷漠的表情。一头蓬乱的浓发已很久没有梳理，看上去像一顶帽子，使得他的面容越发显得似蜘蛛般阴沉。他光着脚。

“丹尼斯·格里戈里耶夫！”审讯官开始说，“你走近一点，回答我的问题。本月七日，也就是七月七日，铁路看守人伊凡·谢苗诺夫·阿金福夫沿线巡查时，在一百四十一公里处，撞见你正在拧铁轨上固定枕木的螺丝帽。瞧，这就是螺丝帽……他把你同这颗螺丝帽一齐扣下了。是这样吗？”

“啥？”

“事情是像阿金福夫说的那样吗？”

“没错，是这样。”

“好。那你为什么要拧螺丝帽？”

“啥？”

“你别‘啥啥啥’的，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拧螺丝帽？”

“要是用不着，俺才不去拧它哩，”丹尼斯斜眼望着天花板，声音嘶哑地说。

“那你要这螺丝帽做什么用？”

“螺丝帽吗？俺们拿它做坠子……”

“俺们是谁？”

“俺们，老百姓呗……也就是克利莫夫斯克的庄稼人。”

“听着，老乡，你别跟我装糊涂，说正经的！用不着撒谎，扯什么坠子不坠子的！”

“俺一辈子没有撒过谎，这会儿说俺瞎扯……”丹尼斯眨巴着眼睛，嘟囔着。

“再说，老爷，没有坠子能行吗？你若把鱼饵或是蚯蚓装到钓钩上，不加上个坠子，难道它能沉到水底？还说俺瞎扯哩……”丹尼斯冷笑道：“鱼饵这东西，若是浮在水面上，能顶个屁用！鲈鱼、梭鱼、江鳕，向来往深水里钻。鱼饵若漂在水上那只有赤梢鱼才来咬钩，再说那种事也少见……俺们那条河就没有赤梢鱼……这种鱼喜欢大河大水。”

“你跟我大讲赤梢鱼干什么？”

“啥？这可是您自己问的呀！俺们那儿，连地主老爷们也都这么钓鱼的。最不懂事的娃娃没有坠子也不去钓鱼。当然啦，也有一种人啥也不懂，嘿，没有坠子也去钓鱼。傻瓜蛋可不管章法不章法……”

“那么你是说，你拧下这颗螺丝帽是为了拿它做坠子的？”

“不为这个又为啥，总不能拿它当羊拐子玩！”

“可是，你要做坠子尽可以拿铅块，子弹壳……或者钉子什么的……”

“铅块在大路上可找不着，得花钱去买。说到钉子，那不管用。螺丝帽这东西最好不过了……又重，还有个洞。”

“你装什么糊涂！倒像是昨天才出生的，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难道你不明白，笨脑瓜，拧掉螺丝帽会造成什么后果？要不是看守人及时发现，火车就要出轨，许多人就会丧命！你就成了杀人凶手！”

“上帝保佑，可千万别出这种事，老爷！干啥要去害人？难道俺们不信教，或是什么坏人？谢天谢地，好老爷，别说俺一辈子没害死过一个人，就连这种念头也没有转过……求圣母娘娘保佑，饶恕……瞧您说的，老爷！”

“那么依你看，火车是怎么出事的？告诉你：你拧下两三颗螺丝帽，火车就要翻身！”

丹尼斯嘿嘿冷笑，眯起眼睛怀疑地瞧着审讯官。

“得了吧！这些年来，俺们村的人拧下的螺丝帽不少，上帝保佑，可从来也没见翻车，这会儿说什么出事，害人……我若把铁轨搬了去，或是，比方说吧，扛一根大木头横在铁路上，噢，那样的话，火车倒兴许要出轨，可是……呸！不就是少一颗螺丝帽吗！”

“你要明白：那些螺丝帽是用来固定铁轨和枕木的。”

“这个俺们也懂……俺们又不是把所有的螺丝帽都拧下……还留着许多呢……俺们办事也不是不动脑筋……俺们也懂……”

丹尼斯打了个哈欠，在嘴巴上画个十字。

“去年这地方有一列火车出轨了，”审讯官说，“现在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您说啥？”

“我是说，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去年有一列火车出轨……我弄明白了！”

“您念过书，所以才明白事理，俺们的恩人……上帝知道，该让谁明白事理……您刚才评判了一大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可那个看守人也是庄稼汉，啥也不懂，就知道一把揪住俺的后脖领；拖着俺就走……你先说出个理来，再拖人也不迟呀！俗话说得好，庄稼人有庄稼人的道理……您再记上一笔，老爷，他还扇俺两个嘴巴子，一拳打在俺胸口上。”

“搜你家的时候，又搜出另外一颗螺丝帽……那颗螺丝帽你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拧下的？”

“您是说小红箱子底下的一颗吧？”

“我可不知道它放在哪儿，只知道又搜出一颗。你什么时候拧下的？”

“俺可没拧，那是伊格纳什卡给我的，他么，就是独眼龙伊凡的儿子。俺说的是压在小箱子底下的一颗，至于院子里雪橇上的那颗是俺同米特罗凡一块儿拧的。”

“哪个米特罗凡？”

“就是米特罗凡·彼得罗夫呗……难道没听说过？他在俺们村编大鱼网，卖给老爷们。

他需要很多这种螺丝帽。编一张网,估摸着也得十来颗……”

“你听着……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条规定:凡蓄意破坏铁路,致使该路上行驶中的运输工具发生危险,且肇事者明知该行为的后果将造成不幸——听明白了吗?明知!而你不可能不知道,拧掉螺丝帽是什么后果——该肇事者当判处流放并服苦役。”

“当然,您知道的东西多……俺们是无知无识的人,这个俺们哪能弄懂?”

“你什么都懂!你就会瞎扯,装糊涂!”

“干啥要瞎扯?您若不信,去问问村里人好了……不加坠子只能钓钓欧鲇。赤梢鱼是最次不过的鱼了,不加坠子,就连它也不上钩的。”

“你再讲讲赤梢鱼呀!”审讯官微笑着说。

“俺那儿可没有赤梢鱼……俺有时用蛾子当饵,不加坠子,让钓丝在水面上漂,只有雅罗鱼来咬钩,再说那也少见。”

“行了,你住嘴吧……”

随后是沉默。丹尼斯不知所措地倒换着脚站定,瞅着蒙上绿绒布的桌子,使劲眨巴眼睛,仿佛他看到的不是身前的绿绒布,而是红太阳。审讯官很快写着什么。

“俺可以走了吧?”沉默半晌后丹尼斯问道。

“不行。我得把你押起来,再送进班房。”

丹尼斯不再眨眼,抬起浓眉,怀疑地望着审讯官。

“怎么要去班房?老爷!俺可没有这个闲工夫,俺得去赶集。伊戈尔欠俺三卢布的腌猪油钱,俺得去讨回来……”

“住嘴,别碍事。”

“坐班房……要是真做了坏事,去也行啊,可是……活得好好的……犯什么罪啦?俺又没有偷东西,好像也没跟人打过架……您若怀疑俺拖欠税款,老爷,那您千万别信村长的话……您一定得问问常任委员先生……他,那个村长,没有良心……”

“住嘴!”

“俺也没说啥……”丹尼斯嘟哝着,“村长尽造假账,这个俺敢对天起誓……俺家三兄弟:老大库兹马·格里戈里耶夫,老二伊戈尔·格里戈里耶夫,再就是俺,丹尼斯·格里戈里耶夫……”

“你碍我的事……喂,谢苗!”审讯官叫道,“把他押下去!”

“俺家三兄弟,”丹尼斯继续嘟哝,这时两名壮实的士兵押着他走出审讯室。

“亲兄弟也不替亲兄弟担当责任……库兹马没有完税,那么你,丹尼斯,就得来承担……什么法官!俺东家是将军——可惜死了,但愿他升天——要不然他会给你们这些法官厉害瞧瞧……审案子也得有本事,不能胡来……你哪怕用树条抽我一顿,可是得有凭有据,凭良心……”

一八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阅读三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被指控于今年九月三日出言冒犯并动手殴打了本县警察日金、村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凡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并且前三人是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侮辱的。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一个满脸皱纹和肉刺的退伍中士,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而低沉的嗓子,回答时咬清每一个字,像发布命令似的:“长官,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条款,法院有理由要求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整个事件是由一具死尸引起的——愿他的灵魂升天!三号那一天,我同老婆安菲莎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走着,一看——河岸上聚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我请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在这地方集会?什么目的?难道律书上写着,老百姓可以成群结伙走动的?我喊了一声:散开!开始推开众人,要他们回家去,还下令乡村警察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轰走……”

“对不起,要知道你既不是本县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你管得着赶散人群这种事吗?”

“他管不着,管不着!”审讯室里各个角落里的人齐声喊道,“他搅得人不得安生,大人!我们忍了他十五年了!自从他退伍回乡,从那时起,弄得人简直想从村里逃走。他把大家害苦了!”

“正是这样,大人!”村长作证说,“全村人都在抱怨。真没法跟他在一起生活!捧着圣像去教堂啦,举行婚礼啦,要不,比如说吧,出了什么事故啦,处处都有他,还大喊大叫,吵吵闹闹,总得由他来维持秩序。他揪小伙子的耳朵,跟踪监视婆娘们,生怕她们出事,倒像是她们的老公公……前几天,他挨家挨户下令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没见法律规定可以唱歌的。”

“请等一下,待会儿您再提供证词,”调解法官打断他的话,“现在,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陈述。说吧,普里希别耶夫!”

“遵命,先生。”中士操着哑嗓子说,“您,长官,刚才说到,赶散人群不关我的事……好,先生……可要是民众闹事呢?难道能允许乡民胡作非为吗?哪一部法典里写着,可以放纵百姓,听其胡来的?我绝不许可,先生。要不是我赶散人群,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谁又能挺身站出来?谁也不懂现行的规章秩序,可以这么说,长官,全村只有我一人知道,怎样对付普通老百姓,而且,长官,我什么都能弄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中士军官,退役的军输给养员,在华沙当过差,还在司令部呢,先生。以后呢,请注意,我堂堂正正退了伍,当了消防队员,先生。再后来,由于病后体弱离开了消防队,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了两年的门卫……所有的规章秩序我都知道,先生。可是庄稼汉都是粗人,啥也不懂,就应该听我的,因为——那也是为他们好。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吧……我是驱赶了人群,可是岸边沙地上躺着一具捞起来的死尸。我请问:根据什么理由,尸体躺在这个地方?难道这正常吗?县警察管什么的?我说了:为什么你这个县里的警察不把此事报告上级?兴许这个淹死的人是投水自尽,但兴许这案子带点西伯利亚的气味:说不定是一桩刑事凶杀案……可是本县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还说:‘这人是谁,怎么跑来指手划脚的?他是你们这儿的什么人?好像我们离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说:‘既然你只知道站着,不管不问,可见你这个傻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昨天就把这事报告了县警察局长。’我请问:为什么报告县警察局长?根据哪部法典的哪一条?碰到这类案子,比如有人淹死,有人上吊,或者诸如此类的事,难道归县警察局长管吗?我说,这是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我说,眼下得派专人呈报侦查员先生和法官们。我还说,第一步你得写份报告,送交调解法官先生。可是他,这个本县警察,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一样。大家都笑,长官。我可以对天起誓,我说的没错。喏,这人笑了,那人笑了,日金也笑了。我说,你们都龇牙咧嘴做什么,可是县警察开口了,‘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我一听这话就冒火了。县警察,你是这么说的吧?”中士转身问县警察。

“说过。”

“大家都听见了，你当着众人的面就是这么说的：‘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大家都听见了，你就是这么说的……我火冒三丈，长官，我甚至吓着了。我说：‘你再说一遍，坏蛋，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跑到他跟前。我责问：‘你怎么能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本县警察，怎么反对官府？啊？’我还说，‘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只要他愿意，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把你这个不可靠分子送交省宪兵队！你知道吗？凭你这些政治性言论调解法官先生可以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村长说话了：‘调解法官超出权限的事一样也做不来。他只能管管小事。’他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蔑视官府？嘿，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否则，老弟，事情就不妙！’想当初我在华沙当过差，在男子中学当过门卫。那个时候，只要我一听到这类不成体统的话，我就朝大街上张望，看有没有宪兵。‘老总，’我喊，‘你上这儿来！’于是把事情原原本本都报告他。现如今在乡下你跟谁说去？我气愤极了。一想到如今的老百姓放肆得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服从命令，我心里就有气，我抡起拳头……当然我没有使劲，真的，就这么轻轻地打了一下，好叫他下次不敢再说您长官的坏话……本县警察这时出来为村长保驾。我因此连县警察也……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我一时性起，长官，嘿，要知道不这样也不行。你要是见着蠢人不打他，那就昧了良心了。何况遇到人命案子……民众闹事……”

“不行！即使民众闹事也有人会管。这方面有本县警察，村长，本村警察……”

“县警察不能样样事情都管到，再说县警察许多事不如我明白……”

“可是你要知道，这不关你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奇怪，先生……有人胡作非为，还不关我的事！莫不是还要我去夸奖他们？刚才他们向您诉苦，说我禁止唱歌……这唱歌又有什么好处？他们放着正经事不干，就知道唱歌……如今还时兴晚上点着灯闲坐着。该睡觉了，他们却闲聊，还嘻嘻哈哈。这事我都记下来了，先生！”

“你记下什么了？”

“哪些人点灯闲坐着。”

说罢，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油污的小纸片，戴上眼镜，念道：“点灯闲坐的农民计有：伊凡·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福罗夫，彼得罗夫。大兵的寡妇舒斯特罗娃同谢苗诺夫·基斯洛夫私姘。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大搞妖术，他的老婆玛芙拉是巫婆，每天夜里跑出去挤人家的牛奶。”

“够了！”法官说完开始询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胜惊讶地望着调解法官，显然这位法官并不站在他一边。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望着调解法官，望着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室里各个角落一片不满的埋怨声和压抑着的笑声。他更是弄不明白最后竟是这样的判决：拘禁一个月。

“什么罪？”他大惑不解地摊开双手问，“我犯了哪条王法？”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世界变了，变得简直没法活下去了。种种阴暗、沮丧的念头困扰着他。但是，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一群乡民聚在一起谈论什么的时候，他积习难改，不由得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的嗓子，生气地喊道：

“平民百姓，散开！不准聚会！都给我回家去！”

一八八五年十月五日

阅读四

外科手术

地方自治局医院。由于医师回家结婚,病人暂由医士库里亚京接待。他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胖子,穿一件很旧的柞丝绸单排扣短上衣,下穿一条破旧的花呢裤。脸上一副责任重大、心情愉快的表情。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冒臭气的雪茄烟。



本是医生也是剧作家的契诃夫

诵经士奉米格拉索夫走进诊所,他是一个又高又结实的老头,穿着窄腰肥袖的棕色长袍,拦腰束一条宽皮带。他的右眼患白内障,半睁半闭着,鼻子上有一颗疣子,远看像一只很大的苍蝇。诵经士很快用眼睛搜寻圣像,没有找到后便对着一个盛着石碳酸溶液的长颈大玻璃瓶画了一个十字。随后从红布中取出一块圣饼,边鞠躬边把它放到医士面前。

“啊……谢谢啦!”医士打着哈欠说,“您有何贵干?”

“祝您礼拜天过得好,谢尔盖·库兹米奇……我有件事求您……对不起,还是圣诗里说得千真万确:‘我所饮的,搀着眼泪。’几天前,我坐下跟老婆子一块儿喝茶——哎哟,我的上帝!我连一点一滴也喝

不进去,就想躺下,真不如死掉的好……刚喝那么一小口——就痛得我沒一点儿力气了!除了牙痛,整个这半边脸……好痛啊,好痛啊!这耳朵里也突然痛起来,不行啊,就像里面有颗钉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一阵阵刺痛,一阵阵刺痛!作孽呀!犯戒呀!……可耻的罪恶迷住心窍,终生在懒惰中……报应呀,谢尔盖·库兹米奇,报应呀!大司祭神父做完弥撒后责备我:‘你呀,叶菲姆,口齿不清,鼻音很重。唱诗时,叫人一点也听不清你唱什么。’请您来评理:要是连嘴都张不开,还能唱什么诗呢!脸都肿了,不行啊,夜里也睡不着……”

“噢,是的……请坐下……张开嘴!”

奉米格拉索夫坐下,张开嘴。

库里亚京皱起眉头,往嘴巴里瞧,在一排由于年老和烟熏而变黄的牙里,看到一颗龋齿。

“助祭神父要我敷上辣子泡酒——不管用。格利克里娅·阿尼西莫夫娜——求上帝保佑她老人家身体健康——给我一根从阿索斯圣山带回的细线,让我扎在胳膊上,还要我用牛奶漱口。我呢,老实说吧,线倒是扎上了,至于牛奶,我没有照办:我敬畏上帝,正是斋戒期呀……”

“迷信!……”医士稍作停顿后又说:“牙得拔掉,叶菲姆·米海伊奇!”

“您比我清楚,谢尔盖·库兹米奇。您上过学堂,所以对这种事很内行,知道该怎么办:是拔了呢,还是上点药水,或是用点别的什么……所以才把您摆在这里,恩人哪,求上帝保佑您身体健康,好让我们为您,亲爹哪,日日夜夜祷告……直到躺进坟墓……”

“不值一提……”医士谦虚起来,他走到立柜前,开始翻寻拔牙器具,“外科手术——不值一提……这里全靠熟练,手有劲……这不费吹灰之力……前不久,地主亚历山大·伊凡内奇·叶吉佩茨基来到医院,就像您现在这样……也是牙痛……这人很有学问,什么事都要问长问短,弄个明白: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跟我握手,称我的名字和父名……他在彼得堡住了七年,